

# 傳出音樂的 那個房間

The Music Room

Dennis McFarland / 著 繆靜玫 / 譯

與我相依的弟弟自殺了 音樂房是我們成長中唯一的快樂 卻只剩下灰燼  
沒有了 我什麼都沒有了



紐約時報暢銷

作品曾榮獲 歐·亨利獎 最佳美國短篇小說獎 紐約客  
紐約時報 Kirkus書評 Vogue雜誌 聯合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傳出音樂的那個房間 / Dennis McFarland著 ;  
繆靜玫譯 .

-- 一版, -- 臺北市 ; 新苗文化, 2002 [民91]  
面 ; 公分 . -- (小說 ; F16)

譯自 : The music room

ISBN 957-451-050-6 (平裝)

874.57

91009403

小說 F16

# 傳出音樂的那個房間

The Music Room

---

作 者 / Dennis McFarland

譯 者 / 繆靜玫

編 輯 / 采繫工作室 張碧珠

發行人 / 王聖毅

出版者 /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F 之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

(02)2339-250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郵政劃撥：18324544

排 版 / 普林特斯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/ 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2年7月一版一刷

出版登記 / 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

國際中文版權代理◎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Copyright:1990 by DENNIS MCFARLAN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& HOCHMAN  
LITERARY AGENTS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2 NEW SPROUTS PUBLISHER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定 價 / 270元

ISBN / 957-451-050-6

---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# 傳出音樂的 那個房間

The Music Room

Dennis McFarland / 著 繆靜玫 / 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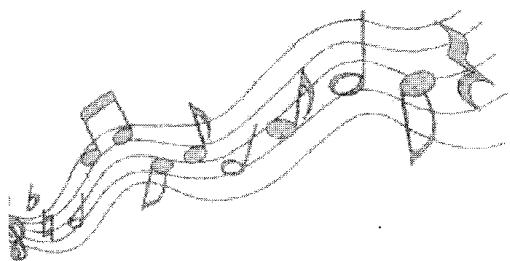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們國家慶祝脫離大英帝國獨立兩百年紀念這一年，在這個美國一般大眾歡欣鼓舞的時刻裡，我結婚僅四年的妻子認為，假如她搬去和她母親住一陣子——嘗試性的分居，她說——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最好的決定。雖然這個分居的主意讓我們都立即覺得鬆了一口氣，但現實卻必須忍受。去年十月，她第二次流產——這次懷孕的時間相當長（將近六個月），我們已經開始放鬆下來，開始布置嬰兒房——之後，我們相當失望，無法原諒自己，也拒絕親密的性愛和情緒治療。我們的婚姻當中從不曾遭遇過類似這樣接踵而來的悲劇。在北加州多雨、花朵盛開的二月，瑪德琳走了，到聖大蘿莎（Santa Rosa）去了。

到了隔年八月，我已決定放棄我們在舊金山的大公寓，先前我留居在這個地方，像個只能胡亂緬懷過去權利的無聊修道士。這個地方，這間公寓，每天都會令人產生罪惡感和挫折感，雖然我知道不該相信地理治療有益於這些情況

的論調，但是我卻極力想逃離此處。我把瑪德琳在聖大蘿莎用不到的東西都收進倉庫，向唱片公司請了假——反正長久以來，公司沒有我也一樣很順利。我將去旅行幾個星期，或許去探望在紐約的弟弟。我想像著，當我回來時，我會找到好一點的、全然不同的生活環境。

房東太太告訴我，我離開時要把公寓「打掃得乾乾淨淨」，我留下一台吸塵器來完成這項工作。未經使用的嬰兒房裡布滿了蜘蛛網，牆壁和天花板上上百顆左右的自黏星星和月亮在黑暗中閃亮著。當我用吸塵器吸蜘蛛網時，發現貼了幾個月的小星星和月亮變乾了，在吸塵器吸著牆壁表面時，星星和月亮很容易就掉下來了。這就是我需要的，這種事我已經需要好幾個星期。我站在那裡，邊用吸塵器吸嬰兒房牆上的星星和月亮，邊哭得如小嬰兒般時，廚房裡的電話響了：一位紐約市警察局兇殺組的警探通知我，那天一大早，我弟弟貝利從市中心一家旅館的二十三樓跳樓身亡，看起來是自殺。

迷迷糊糊地，我請那個人先別掛電話。我回到嬰兒房，然後走到面向花園的法式窗戶那裡。南邊籬笆上，一隻蜂鳥在百香果藤上飛進飛出，而透過一扇遠一點的窗戶，我可以看見，兩座花園距離之外，有一位身穿白色制服和戴白帽的年輕護士；我向她揮手，可是很明顯地，她並沒有對我揮手回應，而且還走離我的視線之外。我回到廚房時看到空蕩蕩地板上的紅色電話筒。我拾起話





筒，開口說話。我相當有禮貌地講完那通電話。我跟那位警探說，我很抱歉讓他等，並請他再告訴我一次他的名字，他的管區，當然，我會搭第一班飛機去紐約，很感謝他通知我有關我弟弟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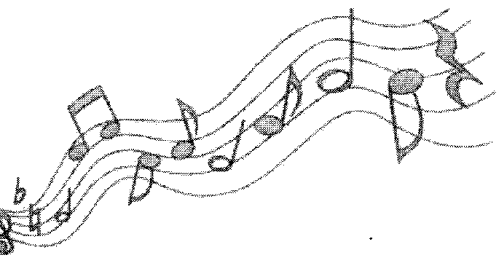
掛掉電話後有一會兒的時間，我在想，為什麼貝利沒想到我。不是他為什麼沒有來找我幫忙，而是他為什麼不選一個好一點的時間了結自己，選一個我沒有那麼多麻煩的時候。就像是這種軟弱時刻的一種懲罰一樣，接著我想起貝利幾個星期前曾經在答錄機上留言——沒什麼事，只是問好，想和你說說話——而我一直都沒回他電話。當時我已下定決心要放棄這間公寓，真的決心放下我目前的生活，而貝利不是安慰我的人。我愛他，而且我對他有著一種無可名狀的深沈而徹底的依賴，可是他並不是安慰我的人。

紐約警探來電後，我得立即做許多實務上的安排：確定飛機班次、預訂旅館房間、處理吸塵器、把鑰匙連同公寓留給房東太太、處理車子、停掉電話、安排到機場的交通工具等等。在安排這些事項期間——可能是在我看到自己已經打包好的兩只皮箱放在門廳入口時——我想到，明智的人不會允許自己變得這麼漂泊，不會讓自己緊張到不知如何是好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很有可能會有一些很悲慘的事降臨到你的生活裡，給你全新的目標。還有一陣子，當我坐在七四七煙霧瀰漫、皮革裝飾的客艙裡，正飛向紐約市時，我確實想到，或許過去

這幾個小時我已經發展出一個有趣的生活觀點。我空著胃喝了兩小瓶威士忌，想像命運是一種編輯的畫風——不是降臨在你生活中的事，而是一頭有千隻眼睛，潛伏在大石頭或樹後面，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獸：西部的景色，不毛之地（我不確定為什麼）；你經過一匹漫步的馬兒；命運，躲在他的藏身之處，等待你放掉韁繩，即使是片刻也好。一直到我們要降落甘迺迪機場時，我才了解，所有這些想法是那樣的胡說八道，而最近我讓自己的心智變得是那樣的愚蠢、軟弱——基本上，至少，今天的事是發生在貝利身上，而不是我身上。

我的班機晚上八點半離開舊金山，到達紐約時是當地時間清晨五點。計程車司機是位女性黑人，四十多歲，身高六呎，穿著一件卡其色連身裝，直直的頭髮染成橘色，修剪得極為簡單。進城的路上，她用職業福音歌手的聲音唱了一首令人感動的「明亮之燈，大城市」，而一開始，我以為她是在和我開玩笑，這首歌的節奏和她踩油門的節奏相同，而且她還經常變換車道。可是她唱歌的內容告訴我，她是在聽自己唱歌，一點也沒把我放在心上。

有人（可能是前一位乘客）在我和司機之間的金屬防護柵欄上刻著「男孩是我生命的全部」。我確定這是一位十幾歲少女寫的（然而也未必一定如此），然後我想到十五歲時的貝利，珍貴的十五歲，還有十九歲、上大學二年級時的





我，以及我們家。

那是個沒有月亮的夏天夜晚，在澤西海岸（Jersey Shore）「春天湖」的一處海灘上。某人的父母親八月到歐洲去了，他舉辦了一場大型的家庭聚會，辦這種聚會的主人，不管他是誰，他都會邀請他的朋友，並且告訴他的朋友去邀請他們的朋友，然後是朋友的朋友，依此類推。多種酒和部分不知名飲料混合飲用的結果，使所有的東西在這樣的深夜都變得朦朦朧朧，海浪聲和風聲當中確定有某種放縱的事在進行。我已經好幾個小時沒看到貝利了，和我一起參加聚會的女伴珍妮·克羅菲爾德頻頻催我去找他。我年紀比較大，我應該看著他的。我跟珍妮說，她不應該那麼操心，這對她的皮膚不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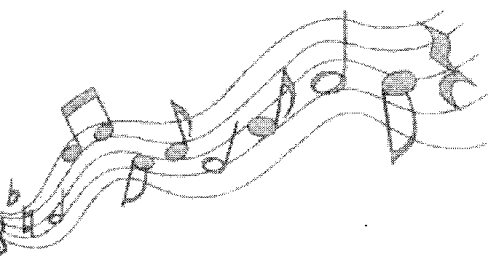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往海灘上的大營火裡丟了更多的大浮木，扭曲的火花簾幕往上竄，被風捉住，消失了。有人用吉他彈奏白種人的藍調。人們雙雙對對漫步走開，營火外的暗夜吞噬了他們的影子。雙雙對對的人互挽著手臂回來了。一小群人，大部分是男孩子，離開——某個人已經喝醉了——然後又回來。許多女孩及男孩皮膚都曬成褐色。營火嗆鼻的味道和海水的味道占據了人們大部分的嗅覺，但是隱約還是可以聞到味道較甜的椰子油、可可奶油、嬰兒油和碘酒的氣味。

我注意到珍妮的皮膚之後不久，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出現在營火光之中，她叫辛蒂或什麼的，看起來很絕望的樣子，臉頰上掛滿了淚水。珍妮私底下很高

興，打從貝利消失開始她就在想像的某種傷感場面終於發生了。她把辛蒂拉到我們坐的地方，後者像個小姑娘似的，試著說明發生了某件可怕的事——不全然用口頭傳述——我們得跟著她到事發現場。

離海灘大約半哩遠的地方有一條老舊的廢棄道路和一座沖失的橋，那距離一個小沙谷裡大約有八呎或十呎的落差。一些比較野的男孩子在玩一種小遊戲——一種敢於冒險的人的樂趣——為此，貝利很大方地出借我爸的林肯。我們前往那條老舊廢棄道路途中，辛蒂說明這個遊戲的玩法——盡她最大可能地說，因為她還在哭。參賽的人要開著林肯，從離沖失的那座橋大約一百碼的起點開始，開著車燈，朝著沙谷的方向前進；大約到五十碼時（由一個男孩子站在路旁做標示），開車的人要把大燈關掉，在完全黑暗的狀況下，繼續往前開。當然，最接近沙谷，而且沒有開進沙谷的人就贏了。

著急又歇斯底里的辛蒂在貝利坐上駕駛座時跑過來找我們。可是當我們到達現場時，遊戲已經結束——看來像是剛剛才結束。爸爸的林肯大燈亮著，輪子不見蹤影，像艘大船一樣陷在沙谷底的沙子當中；車燈前還飄散著許多灰塵。我們到達時，圍著林肯的那些男孩子都安靜下來，靜靜地讓出一條路來讓我們走近車子。當我彎下身來往駕駛座窗戶裡面看時，我看見貝利——滿臉驚訝的貝利。發生的事讓他說不出話來。就像其他男孩子一樣，他的沈默幾乎是





神聖的。他微笑的看著我，搖搖自己的頭，眼中泛著愉悅的淚光。我說：「天哪，你現在麻煩大了……」

當然，我不了解這樣的時刻、這樣的事，這讓貝利相當失望。他繼續搖著頭，可是表情已轉為厭煩。然後，他靜靜地說（他一向如此）：「馬丁，至少『我』知道我有什麼樣的麻煩。」

現在，在計程車裡，當我想起貝利充滿了驚訝的年輕臉龐時，我的肋骨猛然起了一陣短暫又尖銳的憂傷，而我的計程車司機，就像探知了我的思想似的，開始哼另一首歌——一種我分辨不出來、讓人全然陷入憂鬱的旋律。我心裡想告訴她我弟弟剛從一家旅館的窗子跳樓了。畢竟，我還沒有大聲說出這些話，試驗看看或許是個不錯的主意；我懷疑身為紐約市計程車司機的她是否了解憂傷。我們剛剛經過市區隧道外的收費亭，天空的亮光在萬物上灑下模稜兩可的光——不是白天，也不是夜晚——而那個留著下垂的八字鬍、兩眼下方有著黑色眼袋、負責收費的中年男人，用悲傷和無助的神情看著我。那是在霓虹燈光下的收費亭值晚班太久的關係。

我閉上雙眼：短暫愉悅、刺痛的廢氣味；地下道的吼聲，就像進入一個巨大貝殼裡的旋轉隧道。約一分鐘後，我張開眼睛，計程車的內部變得讓人有點心惶惶然，在隧道的人工燈光下，我注意到司機不唱歌也不哼歌了，偶爾會從

照後鏡裡看我一眼。在一連串好奇的一瞥後，她說：「如果你在後面覺得冷，何不把窗子搖上來？」

我轉動窗戶把手（把手上的塑膠把子已經不見了）時，才知道自己抖得很厲害，這才讓我想起自己忽略了一連串生理上的需要：寒冷、飢餓和脹滿的膀胱。這位高高的黑人婦女滿意地點點頭。我想，單從她的眼睛來判斷，她同時也在微笑。我清清喉嚨說：「我必須到這裡來，因為我弟弟突然過世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她說，我注意到她說話時有一種驚訝的表情，彷彿曾經在劇院受過訓練一樣。

「我說我弟弟剛過世。」

「哦，那真是太遺憾了，」她說。「他是生病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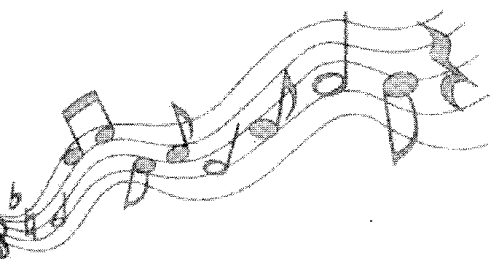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是，」我說。「他是自殺的。」

「那真的很丟臉，」她說。然後她又加了一句，一點也沒有驚訝的樣子。

「我也有個兄弟自殺身亡。」

「真令人驚訝，」我說。

車子出了隧道，一轉眼，我們突然就朝著曼哈頓中心前進。「也沒有什麼好令人驚訝的，」司機說，車身一個右轉使我晃了一下。「我只希望人能在適當的環境下——還有酒瓶和槍——才轟掉自己的腦袋。」





「我的意思是，我一路從加州過來，坐上你的車子後座，而我們都有個自殺的兄弟，不是很令人驚訝嗎？」我說。

「哦，」她說，就像一點也無所謂的人一樣聳聳骨瘦如柴的肩膀。「我猜，只是要讓你看吧。」

她開始一場生動的閃避遊戲，開上公園大道。這時候路上的車流量相當驚人，還充斥著形形色色的駕駛人——一種頹廢者和野心勃勃者的匯流。

從七十幾街上的住宅區，過了第五街，再走幾個路口，車子在我的旅館前面停了下來。我故意選擇不住在市區，我害怕奇怪的巧合會訂到「那家」旅館的房間。當我下了車站在人行道上，在計程車後面探手到手提袋裡拿鈔票時，司機把我的行李從後車廂中拿出來，交給一位穿制服的門房。她跟我說車資是多少時，我不但付給她那麼多，還加了小費，然後我說，「我以為車資至少應該是——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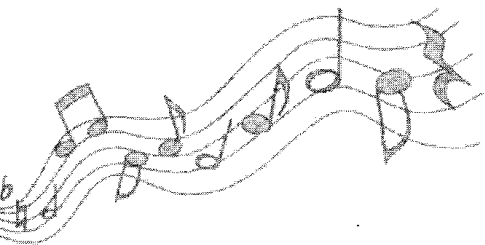
「當你跟我說你弟弟的事時，我便把計費器關了，」她說，然後彷彿我還不夠驚訝似的，又用雙手握住我的——她的手又大又軟。

一會兒之後，我就可以轉身朝著旅館拱形棚子下的旋轉門走去，走向門房；但是此時，我卻被好心的司機緊緊的握住——她奇怪的橘色頭髮現在看來顯然是頂假髮，而她自己現在好像是位街道女王。她的舉動必然要使我振作起

來，因為她把車子開走之後，我就能問（我一點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）在那裡等待的門房，請他快點告訴我最近的男廁所位置。

洗了一個舒舒服服的熱水澡後，我叫了客房服務。我知道點的東西要簡單，因此我叫了炒蛋和一份英式鬆餅，只點了茶，沒點咖啡，也沒有肉。可是當服務生把東西送到房間，並幫我把東西擺好時，我卻覺得那沒有那麼簡單了。雖然我確定炒蛋很完美，可是它們看起來像是某種長在魚缸底的東西。服務生一走，我就迅速把所有的東西都蓋起來。

我穿著一件用某種難看的亮光布料製成的長袍坐在床沿，兩眼瞪著電話看，這件袍子是瑪德琳——她最喜歡的老演員是尼文（David Niven）——送給我的週年紀念禮物。一、兩分鐘後，我走到窗子那裡。窗子位在旅館的後方，看出去是一片屋頂。我拉上厚重的窗簾，希望至少能暫時把城市關在外面，然後回到床沿，繼續擺出思想家的姿勢：如果有抹去記憶的方式，逃出過去影響力的方式，那麼打電話給我媽，把貝利的事告訴她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工作。我想要的是不要把事情弄亂的某種方式。我希望事情井然有序，不要有回響。當我想像我媽的聲音時，我已經必須抖掉我是告密者的愚蠢感覺——打長途電話報告貝利又做壞事了。隱隱約約地，我覺得自己對貝利有某種神祕的





忠誠，這種忠誠使我不想和我們的媽媽分擔任何憂傷。而且我也很需要睡眠——我覺得勞累過度，筋疲力竭。

時間將近八點，可是我知道我媽那一陣子都起得很早。我打電話到諾福克（Norfolk），是年紀漸大的男管家雷蒙接的電話。「我是馬丁，」我說，我們講了一些客套話。他告訴我，我媽已經在游泳池裡。「你知道，她很熱中自己的晨間運動，」他說。「馬丁，請等一下，我把電話拿出去給她。」

我可以聽見電視聲音，晨間新聞的聲音，然後是狗兒們汪汪大叫的聲音，簾子門關上的聲音，接著又是雷蒙的聲音，他在叫媽。媽來接電話時，用的是她那開朗、喜愛戶外運動的聲音。「馬丁，」她說。「現在對你來說還很早。」

「媽，我是從紐約打來的，」我說。

「紐約？」

「是的。我有不好的消息要告訴你。」

「不好的消息？」

「是和貝利有關的。」

「和貝利有關？」

「請你不要再那樣了，好嗎？」我說。

「怎樣？」

「重複我跟你說的每一句話。我是要告訴你，貝利出了意外。」

「意外？」她說。

「媽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說，」我說，「我就直說吧，貝利死了。」

電話那頭短暫地沈默了一陣子，接下來是一陣潑水聲，然後是她的聲音，現在不是對著電話說話：「雷蒙，親愛的，請你把我的袍子拿給我好嗎？」

「媽？」我說。

「是的，馬丁，我在聽。我正在想辦法喘一口氣。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剛剛才住進旅館，」我說。「我還不知道細節，可是警方認為貝利是自殺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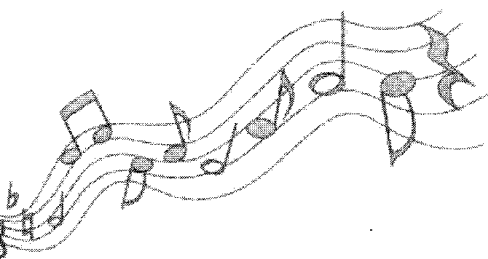
又是一陣沈默。接下來，「我沒事，馬丁，我沒事。告訴我要做什麼。我不知道要做什么。」

「我什麼都還不知道，」我說。「我想你就留在那裡，不要到處跑，我會跟你保持聯絡。」

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」一會兒之後她說。「告訴我，我應該做什么。」

「很難，」我說。「這件事太令人震驚了。」

「震驚？」她說。「你認為事情就是這樣？他是怎麼做的？從窗子跳出去還是怎麼樣？某個很高的地方，當然……」





「是的，」我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是的，他是從窗子跳出去的。」

「哦，上帝，哦，馬丁，為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我說。「我會想辦法查。」

「哦，天哪。」

「媽？」

「我只是覺得，我不知道……他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？」

「媽，我不知道，」我說。「你最後一次和他說話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我不太確定。我一點不清楚他為什麼會這麼做，如果那是你言下所指的話。」

「媽，我沒有意指什麼。我只是在想你最近有沒有和他講話。」

「我想雷蒙和他講過話，」她說。「他有一次打電話來時我不在家，幾個星期前。他和雷蒙通過話。」

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我問。

「我想想看，」她說。「當時我人在棕櫚海灘。想來大約是十天前。哦，天哪，我為什麼不能哭？」